

绪 论

中国古典诗歌概说

引言

中国诗歌源远流长。从我们的祖先生活在中华大地的那一天起，就开始了诗歌的滥觞。从此，世代祖先的精神世界、心理历程，积淀、汇集成浩浩荡荡、经久不息的诗歌长河，流淌至今。当人们追踪中国诗歌发展历史的时候，所得到的正是我们祖先最美丽的灵魂历史。其中有深厚的欢乐，有深沉的忧伤，有深刻的哲理，有深婉的情感。今天我们精神家园的砖瓦正来自包括古典诗歌在内的祖先的传统。我们从祖先表现在诗歌中的痛苦和欢乐、感情和理智中更好地了解我们自己，建设我们自己。

1. 最初的诗歌是与音乐、舞蹈融为一体的

中国最早的诗歌是口耳相传、与音乐舞蹈交融在一起的歌谣，内容是“劳者歌其事，饥者歌其食”。古籍上说的“昔葛天之氏，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吕氏春秋·古乐篇》）正是原始歌、舞、乐结合在一起的生动写照。

现存较早的歌谣有一首叫《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肉。”表现的是三皇五帝之前的渔猎时代人们砍断竹子，然后绑接起来，制成弓，弹射土块，打死野兽的劳动过程。

2. 诗经——奠定了中国古典诗歌的独特传统

像《弹歌》这样源于生活、发自内心的自发性诗歌创作，在中华先民生活的海洋中延续了数千年，形成了凝结着人间真善美的、晶莹剔透的诗歌冰山。大约在春秋战国之际，冰山一角露出海平面，光芒万丈，照彻古今。它便是《诗经》。

诗经是现存第一部诗歌集，成书于春秋战国之际，包含西周初



年（公元前11世纪）到春秋中期（公元前6世纪）约500年间黄河、长江流域诗歌305首。它是冰山的一角，海平面下面的冰山，今天是看不见了，但那必定是一个巨大的存在，冰山海上一角的光芒正是由它们提炼而来。

诗经是一面镜子，它反映出的的是一个伟大的文化时代，诸子的杰出思想扎根的正是那个时代。它的光芒是那个时代精神的凝聚。

那个时代也有战争，却有一股真正正义气概和英雄豪情，没有后世战争的卑劣、虚伪与哀吟。“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秦风·无衣》）

那个时代也有野合，却源于一种生命的原力，充满一派天真的阳光；不是生活的无奈和肉欲的阴暗发泄。“十亩之外兮，桑者泄泄兮，行与子逝兮。”（《魏风·十亩之间》）

那个时代也有弃妇，却有一种自强不息的刚强；不像有些寄生少妇那样凄清彷徨。“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卫风·氓》）。

那个时代也有忧伤，却忧伤得深沉，有广阔的社会和历史的背景；不是基于患得患失的浅薄的焦灼。“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王风·黍离》）

那个时代也有抱怨，那是建立在勤劳基础上对公平的渴望；不是贪得无厌者的挑剔。“砍砍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漪，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魏风·伐檀》）

那个时代更多的是恋得含蓄（“所谓伊人，在水一方”），爱得热烈（“一日不见，如三秋兮”），骂得痛快（“硕鼠硕鼠，无食我黍”），干得酣畅淋漓（“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载阳，有鸣仓庚。”）。

《诗经》的诗篇都没有留下作者的姓名，他们无意于诗人的桂冠，他们也不是诗人，《诗经》当初也不是“经”而只是《诗》或《诗三百》，《诗经》是几百年后汉儒送给它的美称；甚至连“诗”也不是，只是生活的写照，心灵的流露。《诗三百》的创作是自发的，不是自觉的。孔子屡劝人读诗，并没有劝人写诗；他自己把三

百首诗读得滚瓜烂熟，在《论语》中屡屡称引^①，但他自己并没有诗篇传世。也许孔圣知道：真正的写诗，只能是自发的，不能是非常自觉的。无意于诗的诗才是真诗。这就是《诗经》的朴真和魅力后世无法超越的深层原因吧。

情之所至，志之所在，后世称之为诗歌艺术的因素存焉。《诗经》的诗歌艺术数起来也不少，对后世影响经久不息，如赋、比、兴手法，尽直叙之巧，含蓄之妙；重章叠唱之制，尽一唱三叹之味；四言句法，对后世铭、诔等实用性韵文有直接的影响。

《诗经》是中国古代第一部百科全书：“《诗经》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内容十分丰富，它包括天文地理，政治经济，祭扫典礼，战争徭役，定国建都，燕飨欢聚，狩猎耕耘，采摘渔牧，君王贵族，将军大夫，君子淑女，农夫商贾，思妇弃妇，游子隐逸，宠姬佞臣，初恋思慕，闺怨春情，幽期密会，洞房花烛，迎亲送葬，怀人悼亡，草木鱼虫，飞禽走兽，莺啼马鸣，风潇雨晦，波光山影，火山地震，祈祷祝愿，占卜圆梦等等，其信息量之大，文献价值之高，令人惊叹。可以说，一部《诗经》立体地再现了当时的生存环境、世态人情，是当时社会生活的多方位、多角度的反映，其内容在世界古代诗歌作品中是独一无二的，远比印度的《吠陀》与基督教《圣经》中的诗篇要广泛得多。它的主题已不限于宗教性的，或仅仅表达一种虔诚的感情，它也不像荷马史诗只谈论战争与冒险，它歌唱的是人的生活，人的情感。用英国诗人华兹华斯的诗说：“卑俗的山歌俚曲，/现今日常熟悉的事情，/天然的悲苦和伤逝，/过去有过，以后还会有。”在如此自然，如此朴素，如此亲切地表现普通人民的心声

① 《荀子·大略》：子贡问孔子曰：“赐倦於学矣，愿息事君。”孔子曰：“《诗》云：‘温恭朝夕，执事有恪。’（商颂·那）事君难，事君焉可息哉！”“然则赐愿息事亲。”孔子曰：“《诗》云：‘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善）。’（大雅·既醉）事亲难，事亲焉可息哉！”“然则赐愿息于妻子。”孔子曰：“《诗》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大雅·思齐）妻子难，妻子焉可息哉！”“然则赐愿息于朋友。”孔子曰：“《诗》云：‘朋友攸援，摄以威仪。’（大雅·既醉）朋友难，朋友焉可息哉！”“然则赐愿息耕。”孔子曰：“《诗》云：‘昼尔于茅，宵尔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谷。’（豳风·七月）耕难，耕焉可息哉！”（荀子简注，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第301页。诗句后括号内的篇名是本书编著者所加）

和感情方面，很少有别的诗集能与《诗经》相提并论（胡先媛《先民的歌唱——〈诗经〉》）。

《诗经》这种百科全书性质，奠定了中国古典诗歌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百科全书的独特传统。唐宋以诗取士，并且选出了经天纬地之才，原因于此。中国古代诗人的身份都不是诗人，是安邦治国的政治家，是学识渊博的学问家。

《诗经》奠定了中国古典诗歌的独特传统：言志，抒情，讽喻，寄兴；无意于语言艺术，而语言艺术存焉；是诗，却不仅仅是诗；写诗，却不仅仅只写诗。这个传统，屈原继之，汉乐府继之，古诗十九首继之，建安风骨继之，陶渊明继之，陈子昂继之，李杜元白继之，苏辛继之，明清之复古派继之。

3. 楚辞——博大精深

楚辞之意，一是诗歌的体裁，一是诗歌总集的名称。

作为有别于诗经的诗歌体裁，又称为骚体；作为诗歌总集，《楚辞》是西汉刘向（约前 77—前 6）辑录的，收入战国楚人屈原、宋玉的作品以及汉代贾谊、淮南小山、东方朔、王褒和刘向本人的仿骚作品。

《楚辞》之命名，宋代黄伯思说：“盖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记楚地，名楚物，顾可谓之‘楚辞’。”（《校定楚辞序》）屈、宋作品所涉及的历史传说、神话故事、风俗习尚以及所使用的艺术手段、浓郁的抒情风格，无不带有鲜明的楚文化色彩。

屈原（约前 339～约前 278）是楚国贵族，自幼受良好教育，勤奋好学，“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其离骚“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历史、神话、现实，熔于一炉，内容宏富，想象奇特，汪洋肆意，深沉雄厚。表现出诗人巨大的精神张力。

屈原是古代诗人的第一人，虽然他的身份不是诗人，而是政治家、道德家和学问家。其诗“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其文约，其辞微，其志絜，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迥而见义远。其志絜，

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汙泥之中，蝉蜕於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皜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屈原是古代最为博大精深的诗人，《离骚》是古代最宏富渊博的诗歌作品，是空前绝后的抒情巨制，笔触上天入地，纵横捭阖，风驰电掣，世界如无人之境，天地若无始无终。

4. 汉乐府承前启后

乐府，汉武帝时期设置的制定乐谱、培训乐工、搜集歌词的专门机关。

汉乐府（机关）掌管的诗歌一部分是文人写的祭歌，其性质与《诗经》中的“颂”相同；另一部分则是采集民间流传的俗乐，即乐府民歌。《汉书·艺文志》：“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

乐府民歌的精神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是自发性创作，具有突出的现实感。这启发了后世关心现实民间疾苦的文人诗人，影响了建安诗歌和唐代的新乐府运动。

《陌上桑》和《孔雀东南飞》都是汉乐府民歌，后者是我国古代最长的叙事诗，与北朝时北方乐府民歌《木兰诗》合称“乐府双璧”。

5. 东汉—魏晋文人古诗——构成一个完整的诗歌时代

文人的五、七言诗是东汉中期以来 1800 年古典诗歌的主体，而东汉中期开始的文人五言诗位于这一主体的前沿。近年，有学者高度重视这个前沿。钱志熙说：“从东汉中晚期到晋宋之际，是中国古代文人诗正式发生、发展和确立传统的时期。文人五言诗系统形成之前，从楚地歌谣中发生的《楚辞》，可算是第一个带有文人个体创作倾向的诗歌系统，可以说是第一个从自然的、民间的诗歌创作状态中超脱出来的带有文人自觉创作倾向的诗歌系统，但从屈宋等人的作品与楚地民俗、祭祀、音乐联系之紧密来看，其状态可以说还处于自然的诗歌艺术与自觉的诗歌艺术之间。汉赋对诗歌本体的偏

诗；在内容和风格上延续南朝绮丽之风。《新唐书·宋之问传》：“至沈约、庾信，以音韵相婉附，属对精密。及之问、伋期，又加靡丽，回忌声病，约句准篇。”指出初唐在律诗创制上的收获和内容上的局限。至陈子昂倡导“汉魏风骨”（《脩竹篇序》），开启了盛唐气象。至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诗人辈出，大家争雄。李白、杜甫、孟浩然、王维、高适、岑参、王昌龄等人高视阔步，各占胜场，合奏出激越昂扬的盛唐之音。元和诗人突出奇兵，开疆拓域，韩愈、孟郊等崇尚雄奇怪异之美，硬语盘空，戛戛独造；李贺、贾岛诸人或凄艳诡激，或幽寂清冷，均力辟新境；白居易、元稹、张籍、王建等则重写实，尚通俗，以家常语、眼前事入诗，重视诗歌的讽谕、教化功能，将杜甫已有展露的此一倾向推向极致；刘禹锡、柳宗元等人，抒发忧怨，持守志节理想；晚唐诗人咏史怀古，寄兴遥深。

唐诗的名篇佳句至今还广为应用：日常生活中表达友情用“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王勃《送杜少甫之任蜀川》），表达劝勉用“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高适《别董大》），表达不断进取用“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王之涣《登鹳雀楼》），赞美雪景用“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表达爱情用“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李商隐《无题》），表达苦恋用“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李商隐《无题》），表达子母情用“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孟郊《游子吟》），做酒的广告用王维的“每逢佳节倍思亲”（《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李白的“将船买酒白云边”（《白云边》）、杜牧的“牧童遥指杏花村”（《清明》）……像这样一些代表着汉语最神奇的魅力的名句，在唐诗中，如晴夜长空的明星到处闪耀。吟咏它们，满口余香，心旷神怡；应用它们，蓬荜生辉、锦上添花。

从题材上看，唐诗有边塞诗、山水田园诗、政治颂讽诗、爱情诗、送别诗、咏史诗、人生哲理诗、闺怨诗等十来个系列，几十个品种，形成中国诗史上唯一一个万紫千红一齐开、四季百花同时放的花团锦簇的局面。在风格上有刚有柔、有缓有急、有抑有扬、有巨有细、有庄有谐。而且每一个系列、每一个品种、每一种风格都有今天仍然叫得应的诗人、敲得响的作品。李白、杜甫代表了浪漫



主义和现实主义两座无与伦比的高峰。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白居易的《长恨歌》、《琵琶行》都是伟大的作品，立于世界诗歌之林。

7. 两宋诗词——别开生面

宋诗在唐诗基础上风格有变，故钱钟书有“诗分唐宋”之论：“唐诗、宋诗，亦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格性分之殊。天下有两种人，斯分两种诗。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曰唐曰宋，特举大概而言，为称谓之便。非曰唐诗必出唐人，宋诗必出宋人也。故唐之少陵、昌黎、香山、东野，实唐人之开宋调者；宋之柯山、白石、九僧、四灵，则宋人之有唐音者。《杨诚斋集》卷七十九《江西宗派诗序》曰：‘诗江西也，非人皆江西也。’……诗人之分唐宋，亦略同杨序之恚。”^①指出宋诗尚理，开辟了古典诗歌新风格。

宋人直接继承了大唐文化精神，有极强的创造力和创新性。他们的词在民间词和唐人创作的基础上发扬光大，从而有唐诗宋词之称。

从数量上讲，今天知道的两宋的词人有 1330 余人，流传至今的词作品有 23000 余首。从质量上讲，达到了与唐诗媲美的水平。北宋前期的柳永（约 987 - 约 1057）才高命蹇，许多时间浪迹江湖，流连歌馆。他的词以通俗而极富才情的笔调，描摹儿女心态，勾画山河风物，抒发文人落拓情怀，其语浅，其情深，其传广。当时“凡有井水处皆歌柳词”。“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婉约缠绵。

把词推向更高境界的是苏轼（1036 - 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清代学者陈廷焯说：“词至东坡，一洗绮罗香泽之态，寄慨无端，别有天地。”（《白雨斋词话》）举凡怀古感旧、写景状物、说理谈禅，皆以词来表现。一曲《念奴娇·赤壁怀古》抒发“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感慨，描绘“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

① 钱钟书《谈艺录》，中华书局 1984 年版，第 2 页。

起千堆雪”的“江山如画”的胜景。他的“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所蕴藏的人生哲理，启迪了无数读者的心智。他的直接影响，除秦观、黄庭坚、张耒、晁无咎等“苏门四学士”之外，还遍及李之仪、陈师道、程垓、谢逸、毛滂、贺铸等，算得上一代宗师。

北宋末期的周邦彦、李清照是词坛的集大成者，具有继往开来之功。南宋将军辛弃疾（1140—1207，字幼安，号稼轩居士）以行军布阵之法，为措辞置句之方，其创作收放有度，纵横捭阖，比之为孔明的七擒七纵可也。其《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一词，“整顿乾坤”的情结亦用“整顿乾坤”的大手笔出之，以用兵之道拟辞章之巧，用才子之锐气抒将军之豪情，尺幅之间，有雄师百万；挥毫之际，如调将遣兵。文韬有之，武略亦有之也。比之为官渡一战可也。古今豪杰，善用兵者有之，善属文者有之。若论善用兵亦善属文者，舍稼轩则鲜有人矣。

8. 元代散曲——通俗而不平庸

诗以大唐为高峰，词以两宋为极致。元朝诗人别开生面，于戏剧之外，创散曲为一种新的诗歌式样并取得了极高的成就。国学大师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中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

散曲在体制上分为小令和套数，前者为单篇，后者为相关单篇之连缀。《全元散曲》收作者 200 余人，小令 3800 余首，套数 400 多首。当时有“词山曲海”之称，足见其实际数量远不止这些。

关汉卿、白朴、王实甫、马致远、张可久、乔吉、郑光祖、睢景臣等成就最为突出。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在西方印象派诗人之前数百年就创造出了印象派的诗歌意境。

9. 明清——余风不断

明、清 500 余年，诗人众多，流派众多，诗词曲的成就虽未能



超越前人，但对前人诗词曲的研究和模拟，传承了前人诗歌的光辉，汇成了中国诗歌的汪洋大海。

10. 古典诗词艺术例说

(1) 比兴之妙，含蓄之美

张籍《节妇吟》：君知妾有夫，赠妾双明珠。感君缠绵意，系在红罗襦。妾家高楼连苑起，良人执戟明光里。知君用心如日月，事夫誓拟同生死。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

张籍（约767—约830），字文昌，祖籍吴郡（今江苏苏州），迁居和州（今安徽和县），是韩门大弟子。

此诗一本题下注云：“寄东平李司空师道。”李师道是当时藩镇之一的平卢淄青节度使，又冠以检校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头衔，其势炙手可热。他勾结朝廷的官吏文人，图谋不轨，也想收买张籍，派人送重金，张籍不为所动，写这首诗拒绝他。通篇运用比兴手法，委婉地表明自己的态度。单看表面完全是一首抒发男女情事之诗，骨子里却是一首政治诗，题为《节妇吟》，即用以明志。

(2) 欲说还休，遗音之美

《古诗十九首·行行重行行》：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反。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

作者不可考，都为无名氏，也非一人一时之作，大概产生在东汉末桓、灵之世。南朝萧统将它们合为一组，收入《昭明文选》，题为《古诗十九首》。东汉末年，许多中下层士子为了谋求前程，奔走交游，拜见官僚权贵。但是往往求仕无门，一事无成，只得滞留京师或是周游彷徨，只落得满腹牢骚和乡愁。《古诗十九首》主要就是抒写这样的游子矢志无成和思妇离别相思，抒发了仕途失意的苦闷、人生无常的忧虑、相思离别的愁绪。

这是一首明白如话、雅润清丽的离别相思之作，全诗十六句，反复说的都是相思离别之苦，但对于“浮云蔽白日”究竟指什么，为什么会造成“游子不顾反”，一字不提，欲说还休。《礼记·乐

记》：“清庙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唱而三叹，有遗音者矣。”大概这就是“遗音”吧。

这种美，钱钟书在论画时说得明白：“画之写景物，不尚工细，诗之道情事，不贵详尽，皆须留有余地，耐人玩味，俾由其所写之景物而冥观未写之景物，据其所道之情事而默识未道之情事。”^①

(3) 精练之妙，简约之美

陈子昂《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陈子昂（661—702），唐朝著名诗人。字伯玉，梓州射洪（今四川射洪县）人。少年时，驰侠使气，至十七八未知书，后慨然立志，发愤攻读，24岁中进士，上书论政，为武则天赏识。在朝十余年，因直言陈事，不得重用，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696），契丹李尽忠、孙万荣等攻陷营州。武则天委派武攸宜率军征讨，陈子昂在武攸宜幕府担任参谋，随同出征。武为人轻率，少谋略。次年兵败，情况紧急，陈子昂请求遣万人作前驱以击敌，武不允。稍后，陈子昂又向武进言，不听，反把他降为军曹。诗人接连受到挫折，眼看报国宏愿成为泡影，因此登上蓟北楼（即幽州台，遗址在今北京市），慷慨悲吟，写下了《登幽州台歌》。

这首诗仅用了二十二个字，两句五言，两句骚体，却表现了诗人对整个天地人生、悠悠忽忽的无限感慨，他被排挤打击的悲愤，他替天下受到同样打击的人同声垂泪，这样的内容诗中一字不提。晚唐诗人、诗论家司空图提倡“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诗品·含蓄》），“不着”者、不多着、不更着也。已着诸字，而后“不着一字”，以默许言。这是对这首诗的最好评语。

(4) 比方之妙，形象之美

“忧端齐终南，溷洞不可掇。”（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言愁绪像终南山那样高，用“齐终南”这个词组来比“忧端”。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李煜《虞美人》）

① 钱钟书《管锥编》，中华书局1986年第2版，第四册第1358—1359页。



“试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贺铸《青玉案》）“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李清照《武陵春》）以形象的江水比抽象的“愁”，以形象的“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比抽象的“愁”，以船来载愁，形象别致，将愁物质化了。

（5）用典之妙，富庶之美

辛弃疾《贺新郎·别茂嘉十二弟》：绿树听鹈鴂，更那堪、鹧鸪声住，杜鹃声切。啼到春归无寻处，苦恨芳菲都歇。算未抵人间离别。马上琵琶关塞黑，更长门翠辇辞金阙。看燕燕，送归妾。将军百战身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易水萧萧西风冷，满座衣冠似雪。正壮士悲歌未彻。啼鸟还知如许恨，料不啼清泪长啼血。谁共我，醉明月。

这首词用了一系列典故，扩大了词的容量，增加了内容的丰富性。

“长门翠辇辞金阙”指王昭君出塞和番，她从汉朝的长门宫出来，坐着翠辇，离开汉朝宫阙；“看燕燕，送归妾”用卫庄公妾的儿子被杀，庄公妻庄姜送她回娘家去，当时回去后不能再相见，庄姜作了《燕燕》诗的事；“将军百战身名裂”用汉朝李陵的事，李陵同匈奴作战，战败投降，声名都毁了，相传他同老友苏武在河桥上分别，苏武被拘在匈奴，得到放回，李陵和苏武一别，永不可再见了；“易水萧萧”用荆轲刺秦王的事，燕太子等人和他的客人在易水上送别，都穿着白衣冠，荆轲唱了“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6）顿挫之妙，层进之美

周邦彦《满庭芳》：风老莺雏，雨肥梅子，午阴嘉树清圆。地卑山近，衣润费炉烟。人静乌鸂自乐，小桥外新绿溅溅。凭栏久，黄芦苦竹，拟泛九江船。年年如社燕，飘流瀚海，来寄修椽。且莫思身外，长近樽前。憔悴江南倦客，不堪听急管繁弦。歌筵畔，先安枕簟，容我醉时眠。

陈廷焯说：“美成词，有前后若不相蒙者，正是顿挫之妙。”“是乌鸂虽乐，社燕自苦，九江之船卒未尝泛，此中有多少说不出处。

或是依人之苦，或有患失之心，但说得虽哀怨，却不激烈，沉郁顿挫中别饶蕴藉。后人为词，好作尽头语，令人一览无余，有何趣味？”（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一）^①

（7）递进之妙，深沉之美

杜甫《登高》：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作客登台，已有客中思乡的意思，说成“常作客”，“独登台”，加上久客和孤独意，就进一层了；加上“悲秋”“多病”，更进一层，更悲苦；再加上离乡万里，人在暮年，又进一层。这样层层深入，所以更见深沉。

（8）联想之妙，跳跃之美

牛希济《生查子》：春山烟欲收，天淡稀星小。残月脸边明，别泪临清晓。语已多，情未了。回首犹重道：记得绿罗裙，处处怜芳草。

草是绿的，从草的绿联想到罗裙的绿，从绿罗裙联想到穿绿罗裙的人，于是看到绿草就联想到那人，因为爱那人也爱绿草，诗人的联想，跳跃腾挪；读者的思绪，随之往返。

（9）点染之妙，浓郁之美

柳永《雨霖铃》：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

“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点明“去去”，用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空阔三样景物烘托，衬出远别的离情。“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点明“伤离别”，用“冷落清秋节”来渲染，再衬上多情，更觉难堪，所以说“更那堪”。这是一重渲染。点明在冷落的清秋节伤离别，说“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

① 周振甫《诗词例话》，中国青年出版社1979年第2版，第273页。



风残月”，用杨柳岸、晓风、残月三样东西构成一种凄清的意境，来烘托在清秋节伤离别的感情。这是又一重渲染。这里有两重渲染，显得感情的色彩更浓重。这样，先点明，后用景物渲染，烘托感情，收到情景相生的效果。

(10) 对仗之妙，音韵之美

杜甫《咏怀古迹》（其一）：支离东北风尘际，飘泊西南天地间。三峡楼台淹日月，五溪衣服共云山。羯胡事主终无赖，词客哀时且未还。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

支离（平）—东北（仄）—风尘（平）—际（仄），
 飘泊（仄）—西南（平）—天地（仄）—间（平）。
 三峡（仄）—楼台（平）—淹日（仄）—月（仄），
 五溪（平）—衣服（仄）—共云（平）—山（平）。
 羯胡（平）—事主（仄）—终无（平）—赖（仄），
 词客（仄）—哀时（平）—且未（仄）—还（平）。

结语

读好的小说，看好的影视，我们看到的总是善与恶的较量；读好诗，我们看到的尽是真善美。流连数千年的诗歌，我们可以品味到：在感情的风景区，绽放着爱情的温馨与浪漫；洋溢着母子情深，兄弟情意；跳动着高山流水的知音友情、梦绕魂牵的乡情。在理智的风景区，充满着对人生，对自然，对历史的深刻思索。我们读诗，就是让心灵走进真善美的世界，就是打开心灵之门，让真善美涌入其中。当你朗吟或是默诵杜牧的“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诗句时，你会沐浴在江南的春雨里，你会感受到沁人心脾的和谐美：人类文明和自然美景的和谐，诗酒情怀与宗教信仰的和谐，淡淡的忧愁和广阔的宁静的和谐，独上高楼与融入人间的和谐，对前途的无限向往与从容地享受人生的和谐。这里没有矛盾，没有焦灼，没有忧心忡忡，没有患得患失。我们从这和谐中升华对今天世界的认识，去发现今天世界的美，生活的美，人生的美。一个人的一生在和谐中，在美中度过，该是怎样美好的人生！纵然人生的旅途总有山重水复的阶段，但诗

人告诉我们：前方便是柳暗花明。

诵诗，让心灵走进真善美的世界

吟诗，让思绪沐浴着江南的细雨

诗让你我感动，诗让你我和谐，让我们拿起“诗”这把钥匙，
开启美好人生的大门吧！

绪
论



1 古典诗词的情趣

1.1 亲情深厚

引言

亲情血脉相连。母子情深，兄弟情重，夫妻情浓。

亲情是中国文化的基石。儒家经典《大学》说：“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格物，就是学习知识，学习知识的最终目的不是赚大钱，而是要平天下。这是古代知识分子的人格。孟子的“贫贱不能移”，屈原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司马迁的“死或重于泰山”，韩愈的“欲为圣明除弊事”，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都是这种人格的实践。在这一系列的伟大人生的实践中，“齐家”（家庭和睦）是承前启后的环节。良好的亲情关系是“齐家”的基础，是个体生活幸福的前提，是社会和谐的必要条件。中国古代最重亲情伦理，古典诗词洋溢着母子深情，兄弟真情，夫妻柔情。

名作注析

游子吟

孟郊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

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简介

孟郊（751—814），唐代中期颇富特色的诗人，字东野，湖州武

康（今属浙江）人。孟郊早年贫困，屡试不第，四十六岁中进士，五十岁任溧阳尉。县有投金濑、平陵城，林薄蒙翳，下有积水。郊间往坐水旁，放情山水吟咏，引起县令不满，只给他半俸。郊为人孤傲，与人少谐合，然韩愈一见，为忘形之交；且事母至孝，为溧阳尉，则迎母于斯，60岁时，因母逝去官。为诗有理致，最为韩愈所称。思苦奇涩，苏轼称之“郊寒岛瘦”（《祭柳子玉文》）。然《游子吟》平易晓畅，语浅情深，写于公元800年，自注云“迎母溧阳作”。

简注

吟：古诗体名，李白有《梦游天姥吟》。

寸草：小草，比喻子女，寸草心，即子女的心意。

三春：古时将春季的三个月分别称为孟春，仲春，季春，“三春”指整个春天。

简析

诗的大意是：爱子即将远行，慈母操起针线，将儿子身上的衣服缝了又缝，补了再补。她担心儿子迟迟不归，衣服破了，无人缝补。这份如春天朝阳般的母爱，儿子如何报答得了。在结构上分两层：前四句从母亲着笔，开头一个“慈”字，揭示出天下母亲的共同特征。接着写出了“密密缝”这一扣人心弦的细节，把“慈”字具体化了。这一细节包含着丰富的内涵：①包含着慈母为即将远行的游子缝制衣服时的严肃慎重的神态：不肯漏一针，不肯错一针，不肯少一针。②包含慈母对儿子前途的深深挂念：不知儿子何时能归来，衣服破了没人补怎么办？③包含慈母对儿子的依依不舍：多缝一针，儿子就多留一针的时间。后两句从儿子着笔，写出对慈母动作、神态、心理的理解和感受。俗话说，知子莫若母。然而知母也莫若子乎？这首诗作出了肯定的回答。儿子深切地领会了母亲的一针一线中所包含的期待、担心和依依不舍的血肉之情。因此，儿子深感惶恐，生怕自己此去不能有所作为，愧对母亲的期望；生怕此生不能报答母亲的养育之恩。然而，这样的理解不是每一个子女都能及时地做到。诗人用这位懂得母亲的心的儿子的感受，唤起普天下儿女对慈母的理解和深爱。

亲情深厚



这首诗的动人之处在于，既写出了母爱，也写出了对母爱的理解，从母慈子孝的双重角度写出了母子情深。王尧衢《唐诗合解笺注》中说：“母恩如此，子意如何？譬如阳春化日，草木迎晖，浩荡之恩，如天无极。彼寸草蓬心，如何报得？”（卷二）父母之爱是一份伟大的精神财富，对父母之爱的理解是一份美好的精神享受。父母的爱是一个人心理健康成长的精神乳汁，没有一种食品可以完全替代母乳；更没有一种别的东西可以替代母爱。人们应该懂得父母之爱，理解父母之爱，以行动来珍惜父母之爱。我们高兴地看到，今天有许多人正在这样做。

辛卯除夕

黄景仁

倏忽流光吹剑过，年年此夕费吟哦。
 历穷诘有绳堪续，面改难如镜可磨。
 廿载偏忧来日促，一身但觉负恩多。
 遥知慈母尊前意，念子今宵定若何。

简介

黄景仁（1749—1783），清朝前期诗人。字汉镛，一字仲则，武进（今江苏常州）人，乾隆三十年（1765）秀才。乾隆三十六年（1771）诗人23岁，因“家益贫，出为负米游”，为安徽道学使朱筠校书，直到乾隆三十八年冬归。临行前，写了《别老母》、《别内》、《幼女》等诗。

辛卯年，即乾隆三十六年也。除夕未归，故有此诗。

简注

倏（shū）忽：忽忽，转眼之间。

流光：光阴。李白《古风》有“逝川与流光，飘忽不相待”。

费吟哦（é）：花费时间吟咏。

诘（jù）：岂。此句大意是经历的穷困太多。

廿载（niàn zǎi）：20年。

简析

诗的大意是：光阴似箭，一晃眼，除夕又到，一年已尽，年年